





第一三三八冊

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本冊目次

東
續詩文

里

集集集集
集(二)

明楊士奇撰……………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東里文集
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六

東里集總目

別集類五
明

文集二十五卷

詩集三卷

續集六十二卷

別集三卷

臣等謹案東里集九十三卷明楊士奇撰士

奇名寓以字行泰和人建文初以薦入翰林

欽定四庫全書

東里集
總目

充編纂官成祖即位授編修尋簡入內閣典

機務歷官少師華蓋殿大學士卒贈太師謚

文貞事蹟具明史本傳明初三楊並稱而士

奇文筆特優制誥碑版多出其手仁宗雅好

歐陽修之文士奇文亦平正紆餘得其彷彿

可稱春容典雅之音當時館閣著作遂沿為

流派李夢陽詩所云宣德文體多渾淪偉哉

東里廊廟珍者蓋亦推本於士奇而言其後

詳校官檢討臣羅國俊

中書臣劉源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應珩

校對官主事臣張培

謄錄監生臣阮鍾瑛

故尤既久或病其漸入於庸然亦不善學

者索貌遺神之過若就其所作論之實能不

失古格者其轉移一代之風氣非偶然也集

分正續二編正集所載較少續集幾至倍之

其別集四種曰代言錄乃制勅之類曰聖諭

錄曰奏對錄曰附錄則士奇之傳誌諸文咸

在焉李東陽懷麓堂詩話曰楊文貞東里集

手自選擇刻之廣東為人竄入數首後其子

欽定四庫全書

東里集

二

孫又刻為續集非公意也然則續集乃士奇

所自艾棄非盡得意之作以其搜羅較富故

仍其舊併錄之焉乾隆四十四年正月恭校

上

總纂官_臣紀昀_臣陸錫熊_臣孫士毅

總校官_臣陸費墀

東里文集原序

天生間世之才必予之以清明粹溫之資際夫重熙累

洽之運發為事業參贊經綸輔成國家之盛著為文章

宣金石垂汗簡以彰文明之治夫豈偶然哉觀於今少

師東里楊公士奇可見矣公江右西昌宦族蚤失怙奮

志卓立讀書數行俱下既冠涉迹湖湘漢沔所交鴻儒

碩士所談道德仁義而所受清明粹溫者養之直而資

之深芳潤內融彪炳煜乎外見濡豪引紙力追古作於

欽定四庫全書

東里文集

一

是聲名洋溢受薦而起際遇太宗文皇帝正位宸極建

內閣以嚴禁密公與淮等七人首膺拔擢之命典中秘

兼知外制歷事四聖熙洽之朝凡大論議大制作出公

居多肆其餘力旁及應世之文率皆闕乎世教吐辭賦

詠冲澹和平渢渢乎大雅之音其可謂雄傑俊偉者矣

公之立心制行本之以忠貞亮直持之以和厚謙慎以

故清議咸歸重之洪惟我朝自太祖高皇帝肇開文運

儒雅彬彬輩出以公述作徵諸前烈頡頏下上能幾人

焉方之當時齊驅並駕復幾人焉謂之間世之才其信

然哉淮也孱弱無似旦夕相聚處吟笑語接矩範裨益

良多屬以抱疾怠事上疏乞骸蒙恩賜歸調息旋軫之

後雲泥迴隔離羣索居荒落殆甚公不遐棄貽書以文

集序見屬輒以平昔之所知公論之共推者序述如右

昔昌黎之文李漢序之歐陽之文蘇軾序之交輝迭映

於千百世之遠淮豈知言者哉公命也其奚敢辭正統

五年歲次庚申秋八月既望榮祿大夫少保戶部尚書

東坡文集

二

鮑武英殿大學士永嘉黃淮序

欽定四庫全書

東坡文集卷一

明 楊士奇 撰

記

遊東山記

洪武乙亥余客武昌武昌蔣隱溪先生始吾廬陵人年

已八十餘好道家者其子立恭兼治儒術能詩皆意度

淵畧然深自晦匿不安交游獨與余相得也是歲三月

胡余三人者攜童子四五人載酒散出游隱溪乘小肩

欽定四庫全書

東坡文集

一

與余與立恭徒步天明東行過洪山寺二里許折北

穿小徑可十里度松林涉澗澗水澄澈深處可浮小舟

旁有盤石容坐十數人松栢竹樹之陰森布蒙密時風

日和暢草木之葩爛然香氣拂拂襲衣禽鳥之聲不一

類遂掃石而坐坐久聞雞犬聲余招立恭起東行數十

步過小岡田疇平衍彌望有茅屋十數家遂逕馬一叟

可七十餘歲素髮如雪被兩肩容色腴澤類飲酒者手

一卷坐庭中蓋齊丘化書延余兩人坐一媼捧茗盃飲

容臚下有書數帙立恭探得列子余得白虎通皆欲取而難於言史識其意曰老夫無用也各懷之而出還坐石上指顧童子摘半葉為盤載肉立恭舉乾壺注酒傳觴數行立恭賦七言近體詩一章余和之酒半有騎而過者余故人武昌左護衛李千戶也駭而笑不下馬徑馳去須臾具盛饌及一道士偕來道士岳州人劉氏遂共酌道士出太乙真人圖求詩余賦五言古體一章書之立恭不作但酌酒飲道士不已道士不能勝降蹠謝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文具

二

過衆皆大笑李出琵琶彈數曲立恭折竹竅而吹之作洞簫聲隱溪歌費無隱蘇武慢道士起舞踴躍兩童子拍手跳躍隨其後已而道士復揖立恭曰奈何不與道士詩立恭援筆書數絕句語益奇遂復酌余與立恭飲少皆醉起緣澗觀魚大者三四寸小者如指余糝餅餌投之翕然聚已而往來相忘也立恭戲以小石擲之輒盡散不復因共慨嘆海鷗之事各賦七言絕詩一首道士出茶一餅衆折而嚼之餘半餅遣童子遺余兩人已

而夕陽距西峰僅丈許隱溪呼余還曰樂其無已乎遂與李及道士別李以卒從二騎送立恭及余時恐晚不能入城度澗折北而西取捷徑望草埠門以歸中道隱溪指道旁岡麓顧余曰是吾所營樂丘處也又指道旁桃花詰余曰明年看花時索我於此既歸立恭曰是游宜有記屬未暇也是冬隱溪卒余哭之明年寒食與立恭豫約詣墓下及期余病不果行未幾余歸廬陵過立恭宿別始命筆追記之未畢立恭取讀慟哭余亦泣下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文具

三

遂罷然念蔣氏父子交好之厚且在武昌山水之游屢矣而樂無加乎此故勉而終記之手錄一通遺立恭嗚呼人生聚散靡常異時或相望千里之外一展讀此文存沒離合之感其能已於中耶既游之明年八月戊子記

金華縣重修廟學記

孔子之道出於天而有以助天之所不及蓋裁成輔相品節防範之功天必有待於聖人書曰惟其克相上帝

寵綏四方封人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天之生聖人也其必有以任之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任之以行道孔子任之以明道其所謂道大而天敘之典小而動靜云為之則皆非有待乎外者既明於孔子將後有聖賢者作得因之以贊夫天佑斯民之功於無窮故自周而後二十年為君知尚於仁為臣知尚於敬父知尚於慈子知尚於孝夫婦長幼朋友各知所當尚及夫知好善而惡惡知貴王而賤霸知尊中國而外夷狄者皆孔子之功也微孔子斯道不幾於熄乎道熄斯民不幾於夷狄禽獸也哉自漢以來世主皆知尊孔子厚其禮而專用其教我國家君師宇內一惟孔子之道內而京師外而府州縣遠而邊裔皆廟祀孔子冕服南面一視王者春秋有事與社稷等可為盛矣而守令承流宣化有恭有慢則其治亦隨之張弛焉金華縣附郡城之下蓋呂成公何文定王魯齋諸君子之鄉永樂王寅進士番禹郭瑛來為令祇循德意惇務教育爰及再期士信

其行民德其惠縣治東北二里所為學申辰之夏巷民弗戒于火延燬學舍廂及禮殿風怒火烈人固攸措瑛拜頓叩首瀝誠籲神靈應響荅反風熄火殿及兩廡弗燬特完周視殿材歲久滋弊宜撤以新方諏于衆會詔有司脩飭祀典祠廟邑人趨義咸願有助遂卜日就事因故益新作大成殿暨東西廡飾聖賢像前建重門講堂齋廩庖廩周垣咸新作之加于舊規於是令率學之諸生行釋菜禮而教諭李和國不泯其令與邑人好義者之績其事本末如書介中書舍人陳景茂請記其成夫祇先聖以飭教事理民首務也何幸有賢令克篤用之又何幸成公諸君子德化沾溉其人心之深而致夫興起相助之易也嗚呼邦人俊秀來游其間必也升而之廟湛焉肅焉秉其對越之誠而非僻之心不作退而之學誦焉思焉持其仰鑽之志而進脩之功不已積習久而德日新業日廣處也有以續前修君子之光出也有以任國家治平之責庶用不忝於賢令與賢父兄之

咸意哉是後也令主之助之資者邑士朱士真某助之計者耆民劉某經始於洪熙元年閏七月某日成於是年某月某日其初建及改遷之故前自有記不復著

丹桂樓記

五雲洲之東距泰和萬安兩邑皆一舍有半曰學堂里里鉅族為蕭氏其先徙自吉水之虎溪代有誨書行義為鄉人所敬雖未有甚顯者而所與交游婚媾率顯者也家有丹桂一株莫究所自植里老長相傳約百數十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五

六

年具盤飢偃蹇凌霄漢穀虧日月就下而望之蒼然如垂天之雲秋高風露清潔花盛發香馥馥聞十數里蕭氏之耆耄以其暇率族人聚樂其下長少具在布席列尊俎少者以次奉觴壽畢則拱侍聽長者之教訓惟洽之至禮度不渝歲率一再舉焉及元季兵亂海內鼎沸蕭氏之老者皆沒壯而少者皆散徙宗覺飛棟蕩然無存而桂亦斃於燬矣雖枯根尚隱隱頑垣荒址之間而生意泯然於是歷歲遂矣蕭氏之彥曰孟常獨切興

念吾先人之所居吾可以去之而不復乎辛勤歸即故址雖蕪畚礫營室以居讀書學道其中而敬脩其先人之德焉既又作樓若干楹與桂相直無幾桂之莠者復萌藥數歲而奮拔鬱然識者蓋知為蕭氏復興之徵或曰蕭氏科第之祥也遂號其樓曰丹桂又數歲孟常舉進士擢監察御史奕奕起聲譽九載用績最陞浙江布政司參議而蕭氏之顯者遂盛於孟常桂亦靈異矣哉夫家之盛衰係乎氣運亦必有由於人者蓋善德可以致和氣凡物之近者必先得其氣故隨之而盛衰焉田氏之荆兄弟析而悴合而復榮此其證也田氏以友蕭氏以孝孝友行於家而家之所由盛也孟常將赴浙江屬余記丹桂樓楊於蕭故婚姻家而余與孟常仕宦往還又十餘年故為之記又推其盛之所由者以示其族人子弟俾皆勉焉

務勤堂記

江夏鄧真存誠舉進士為監察御史歷八年陞山東按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五

七

察使而名其退休之堂曰務勤以余交游之舊也屬為書其所以名之故而自傲焉其言曰真學不足以究道才不足以濟務聖天子不以其不可而授之一方耳目之寄網紀之任夫山東古齊魯邦也凡其守令所治環數千里之地土廣而民衆其人之休戚治之得失皆吾所當究心也吾將何以稱任使而免譏累哉惟是夙夜兢兢弗勝之為懼也又竊念之良驥一日千里如下乘而弗息十駕可至也真之劣也使果能持之以不息之誠

欽定四庫全書

水雲文集

八

亦庶幾其可哉嗟乎存誠可謂克篤其志者也蓋嘗察於天之運乎一日行九十餘萬里而一周明日又一周而無日不然者以其健也乾之象曰君子以自強不息蓋法天之健以為勤也學非勤無以致夫道治非勤無以底厥功故自古大臣君子於愛君也必進無逸之說於事君也必躬匪懈之行而孔子於學者之問政亦有無倦之教也凡天下之事在於彊志而力行其本則在先立乎誠而已傳曰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未有誠

不立而能致夫久且徵也存誠可謂克篤其志者與追念前三十年與存誠者三四輩邂逅沙羨相與讀書討論之餘恣其意於所適或登大別而眺江漢或扁舟浮游南浦亦壁之間弔古人之陳迹或憑高騁望洞庭雲夢於落霞飛鳥之外倚長缺而清嘯舒胸臆之浩然顧其所自得蓋富貴貧賤憂患無一之累乎其心其放且逸如此而奚暇有所用志於勤哉今幸遇聖明在位吾與存誠皆見用於太平之世固宜棄浮趨實以就功業而存誠官益進任益重且益勉於君子之道未已也將所樹立必有重當時聞後世者而未必不自務勤始也遂為之書

欽定四庫全書

水雲文集

九

凝秀樓記

芝之為瑞也果與於人乎異時深山密林巖谷之幽磽壑之陰人跡所未嘗至者芝叢生其間多或累萬本其少猶動以千百計是孰之所致哉無與於人乎孝弟慈厚廉貞潔清之士其所居亭榭階圮園囿垣壁之側往

往而步生焉謂不係於人哉蓋天下平寧王道得化澤充洽泰和融液於兩間瑞物之蕃固有不得不擇地而出者矣若一德一行積誠而不已足以通神明致和氣斯瑞物亦必有著夫一人之感召者焉人之德莫先於孝古之能孝者若韋弘宗楊思貞許利川之徒皆有芝產其廬墓之次感應自然之理也前江西按察使金華邵玘以先永樂甲辰喪其母居喪執禮哀慕夙夜乃是年八月所居重屋之下產芝五莖或三秀或五秀華米煥爛

干極前臨殺水後枕椒峰據蘭溪之勝於顏孝子羣鳥助葬處蓋相望云

翠筠樓記

吉水之東桐江之上其地多竹其里名竹溪里之望為羅氏羅氏之秀有曰同倫於竹尤篤好作樓若干極而環植竹數千挺歲久蕃盛名其樓曰翠筠表所樂也因其族父翰林侍講汝敬求為之記汝敬之言曰屬春景融霽秋氣澄徹八窓洞開天氣徐來鬱乎如青雲汎乎若蒼雪頽而觀之浩浩如翠濤搖蕩於履舄之下坐而聽之嗶吧如金石和鳴於几席之外至若涼月之夕揚鳳羽之踰籟冰雪之晨挺琅玕而獨秀皆樓中佳趣也閒暇而登焉蓋使人襟抱清曠萬慮不侵超然如出人境而立乎埃氛之表者余曰信可樂也而非有滿瀟離俗之資亦惡足以語此樂同倫具有離俗之資者哉夫高臺廣榭嘉木森布葩花之爛然香氣之芬馥管絃歌舞日相聚而懼宴淋漓此豪侈者所尚而世俗之所趨

也其固自恃以樂矣然往往朝榮而夕悴不能少待於斯須之頃其視斯樓雖四時寒暑涼燠之不齊而皆有所尚者歟抑君子之尚於物也有不在耳目之娛意趣之適而在於其德者夫竹中虛外直剛而自遂柔而不撓有蕭散靜幽之意無華麗奇詭之觀凌夏日以猶寒傲嚴冬而愈勁此其德為君子之所尚而同倫之志亦必在於此歟羅氏邑故家始自印岡徙桃林又自桃林徙竹溪吾聞宋有號竹谷老人者高尚絕俗之士也子大經及其弟應雷皆理宗朝進士大經著書有鶴林玉露傳於世文獻代有足徵要之羅氏之尚乎竹者遠矣同倫竹谷之九世孫於鶴林為八世其所尚殆有所自耶故推本而為之記

退思齋記

少師吏部尚書蜀郡蹇公名其燕處之齋曰退思或曰公歷佐累朝陟榮一品祿厚而位崇天下之士奔走下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文集

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文集

十一

風瞻望餘光者邈乎不可及矣尚矣退思之為哉嗟乎此君子之所為有思也君子思盡其在己者何與乎外哉公以進士事太祖皇帝朝夕近侍十餘年而始終事太宗皇帝仁宗皇帝為六卿之首進三孤之重三聖在上知之深信之厚任之專令遭遇明聖所以信任之如三聖而天下之人亦皆有望於公也凡今士大夫賢不肖之鑑別百執事能否之進退皆公司之國家有大政大議係宗社生民之重者皆公與之欲悉底于善也不思而能之乎古大臣君子如禹稷臯陶伊尹周公所思上之為君下之為民皆公職也公能獨無思乎退而思其道進而施諸事必使衆職無闕庶官無曠五典修百度貞陰陽和時序順四海熙熙無一物之弗遂庶幾盡吾職而有以副明主之德意與天下之人之望不然或有一之弗至即吾職有所未盡故雖燕居獨處汲汲焉求諸心而不遑暇焉者大臣君子以身任天下之所為也宋魯簡肅為執政題其私室曰退思嚴此其志蓋與

公同當時稱魯直又稱其忠實可大用亦公之所同若
遭逢列聖寵祿之久且盛則公所有而簡肅不及焉宜
公之惓惓不能已於心歟公自始仕至今四十年彈智
畢慮於厥職恒恐不及而秉謙持約恂恂不改其布衣
時位愈進德愈厚名愈重歸然今之老成人夫何幸國
有老成以係百僚卿大夫之承式也哉士奇仕於朝從
公之後知公之心間承公命為此記既復于公又書以
自勵云

欽定四庫全書

東坡文集

十四

樸齋記

永嘉郭文通精繪事事太宗文皇帝嘗賜其名曰純純
既拜命退而名所居曰樸齋蓋樸義於純純以德言樸
以質言繇樸以達純也繪事自唐虞見於經蓋備五采
之施而藝之至文者也一色不雜為純在人為至誠之
德聖明之意其欲約之使復於太古之無事乎三五以
前絕智離巧迨夏與殷猶尚忠實至於成周而文盛焉
蓋勢則然矣聖人豈不欲長用古之道哉孔子曰如用

之則吾從先進其意可見矣其亦如民之初生赤子之
心純而無偽既長而欲動則私欲日滋向之純而無偽
者日喪故孔子之教亦使復其初耳純之所以名同繪
事後素之旨文皇帝之心孔子之心也固欲天下皆純
質之俗斯民皆誠篤之行而況左右供奉之臣哉純能
欽承聖訓以名齋居且亦欲朝夕起處體諸心誠諸行
不使有一息之或間一事之或戾以仰副文皇帝之心
而不忝乎純其有志乎哉夫樸之為齋也必忠信以為

欽定四庫全書

東坡文集

十五

址靜貞以為宇澹泊以為屬簡約以為牖斥浮靡之玩
謝矯飾之游黜智巧之務執其誠守其一以任乎自然
如是而可矣勉旃純也純為人和厚明敏自永樂初召
至後擢營繕所丞上嗣大寶之初陞閣門使云洪熙元
年三月記

永思堂記

永樂甲午冬余偕王邦彥司直張伯原劉允恭兩司諫
還自北京晚出文明門道通州登舟時北風沍寒數人

欽定四庫全書

東坡文集

十五

者聯轡徐行伯原從子時貴馳一騎扶四五僮奴崇殿載酒追及即道傍民舍以饒皆引滿痛酌時貴侍其從父及賓客怡然甚恭惟恐不極其懼也旦出河上水已合則謀陸行時貴留侍數日為治裝具余三人前皆未識時貴一旦相遇相愛敬者蓋自愛敬從父而推及之也及與從父別其戀戀不忍之意感動左右蓋吾輩皆竊嘆其事從父如此於事父母可見矣後聞其家有永思堂伯原言時貴年始十三其父當戍遼東老且病不能行即奮身請代方行時道傍觀者矜念歎息謂此孱弱弱稱冒辛苦從役萬里海外夫安知其有立否也既及戍四顧無所可恃勉自樹立然閭閻磊落不肯踟躕在人後既壯其上下皆愛重之獨其心未嘗一日不在父母側也既內徙淮陽日望得一歸省無幾復徙常山護衛今父母皆沒矣徒抱無涯之戚此堂之所以名也願為之書夫父子天性生而致愛沒而致思常情所同也春秋常事不書然後世有不能事其父母又有肆已

欽定四庫全書

東坡文集

十七

時道以危父母者矣於時貴之事可書也嗟乎時貴養不可及矣顧今所得為者持身謹行以圖無忝此孝之大節也時貴勉哉遂為之書張氏世家斬之廣濟時貴今寓北京云是歲十有二月既望記

宣德二年進士題名記

宣德二年三月朔廷試進士得馬愉等百有一人國朝廷試天子御正朝親出制策既第其高下明日陳鹵簿傳臚天子服皮弁絳紗袍御正朝文武羣臣朝服東西序立傳臚既羣臣上賀其詞曰天開文運賢俊登庸士之與於斯者具榮矣哉自設科兼取南北士而前十有五科南士往往數倍於北皇上嗣統之初詔禮部科舉歲取百人南士什六北士什四著為令蓋簡用人材南北並進公天下之道也至是合前科未廷試者一人而其第一人出山東前此南北士合試未有北士占首選者有之實自今始禮部尚書臣濬言故事有題名刻石太學矧今龍飛第一科宜有示後制可命臣士奇述文

臣士奇既拜受命仰惟國家取士非一途而士必以科第為榮者天子親擢之也今朝廷寵科第廷試有錄以示中外題名有碑以垂永遠夫豈徒顯其名哉固望為當世之用太平之具也士平居勤苦學問亦豈徒藉為名哉固將推所學見諸功業及諸天下也名之所在使後人睹之而思其所立歆豔愛慕之無已榮莫大焉不然碌碌無稱或所行非所學後將有指其名而疵議之者矣此係其立志與否嗚呼可不勉歟於是朝之令典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五

文

宜有紀士之立志宜有勸敬拜手稽首具書于題名之首時奉命讀卷及執事之臣列諸其陰

賓壺堂記

翰林檢討莆田黃行中為余言其鄉有徐氏者故詩書家居壺山之麓東隴之里累世矣至士德甫始徙居黃石蓋去壺山之麓十里所士德甫沒其三子長曰孟博不忘厥祖之所居也偕其二弟即其父所築之前而面壺山作堂名之曰賓壺求為之記余未嘗識孟博兄弟

而行中端重謹信不妄交際孟博兄弟之為人可知矣賓者敬以接之也父者吾身之所從出也祖者又吾父之所從出而祖以上之皆吾祖也皆吾之所從出也先儒論禮以立冬祭始祖立春祭先祖蓋曰始祖厥初生之祖也先祖初祖以下高祖以上者也冬至一陽之始立春生物之始皆象其類而祭之也象其類有致愛敬之禮則即所居而致愛敬焉者天理在人心自有所不能已也夫歸然而峙乎吾前則吾起居出入無不接乎目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五

文

接乎目則動乎中怵焉而興感肅焉而起敬者自無一朝一夕之間豈必象其類而後然也哉吾於徐氏斯堂蓋有以知孟博兄弟重本敬始之惓惓也嗚呼恒人知愛敬於其父也於其祖蓋有間矣況濬而上之者哉夫知重其祖其必知重其身又可以推見孟博兄弟之為善者歟吾又聞壺山莆中之最勝處也隱者之所樂而神人仙子往往出沒於其間夫徐氏之祖有靈焉其必不去此而精神相感氣類相通其必有致愛敬而受福

者歟堂凡若干楹作於某年月孟博之弟仲曰某季曰某皆可為徐氏孝孫云

思政堂記

治事之後堂名思政者求善其政也為政有道也未得夫道先求諸心方清淨無事不與物接之際靈臺湛虛道無不存一念之興則道隨著焉故凡官府皆有退處燕休之居豈徒息勞而佚倦哉亦以專一其志而將致夫無窮之道也廣德州及所隸建平縣凡民之戶幾萬

欽定四庫全書

東坡文集

十

幾千有奇田之稅歲幾萬幾千有奇且在邦畿之內也於為之守而善其政治殆難矣哉廬陵羅坤泰之為知州也勤其政而愛民如子蚤暮察其所欲惡盡心而為之州治之後有堂久圯夫因其舊葺之而加闢焉閭閻衆覩深喧囂之聲塵襟之迹皆不及可以疏暢煩鬱澄心顧神而啓發靈智公暇則於此用其心於所未至名曰思政之堂間求余為記君子居官本之為持身上之為事君下之為治民三者其要也必端其在已而勉於臣職

不使有所不盡厚於民生不使有所不足夫欲其然也其道有不思而得者乎庶事叢脞乎前而人異情時異宜也欲隨事酌其情權其宜而不由乎思可乎猝有過舉焉不逮而復亦未必不由乎思也入而思之出而行之政有不善焉者寡矣坤泰可謂得為政之道歟坤泰永樂茂進士由庶吉士擢令官和厚明敏而有志焉為廣德未踰年吏部尚書璽公奉詔巡撫過之民耆老千餘人詣公言知州之賢能仁愛已也其得民如此非

欽定四庫全書

東坡文集

十

得為政之道而然歟如其求道而不已焉將民之戴之豈有窮乎且後之繼坤泰而居者無窮也如皆求其道而不已將民之戴之又有窮乎以是復坤泰為記而併以告夫來者

東畊記

客有過余譚東畊子之事者曰所居吳淞江之上九峰三泖之墟其為人質實無聲色之娛惟勤穡事歲東作既興每旦率子弟載耒耜畚鍤往治播種暮乃息或日